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### 第五回 撰祭文癡心人悼亡 念親情老太君痛別

話說黛玉叫老婆子到稻香村去借戥子，湘雲問他要來何用？黛玉道：「我孀娘打發人來接我，除盤費之外，替另給我五百兩銀子，叫我起身時零星使用。想我也沒有別的用頭，就是我在這裡住了幾年，如今回家，沒有這項在手頭也就罷了，孀娘既想得到寄了銀子來，這些丫頭、老婆子該賞他們一賞。我約摸算算也用不了這些，那姑娘怪可憐的，在這園子裡單指著一個月兩吊錢的月費，夠他什麼？聽見他常當當貼補，姨媽家裡有事，也想不到這上頭，我送他五十兩別敬。就是你，家裡雖然寬裕，也到不了你手裡。你那一位孀娘，早就聽見人家說起來，銀錢上也是很緊的，未必十分疼顧你，我也送你五十兩，放在手頭，給丫頭們添補些針兒線兒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沒有盡一點子情，怎麼好叨你的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這算什麼？不過盡我一點別忱。況且，我也不短什麼用。」說著，老婆子借了戥子，交給雪雁送上。黛玉道：「你把書櫃底下這只紅匣子開了鎖，把匣子裡銀子都搬了出來，打開兩封，稱兌二十兩的封起三封來。」雪雁打開銀包，拿了戥子，怔怔的瞧著。那南邊來的女人站在旁邊道：「姑娘吩咐我來稱罷。」說著接過戥子，稱了二十兩的三封。黛玉道：「你再打開兩封，每封內稱十兩，下去湊成六十兩，再給我稱出二十兩一封，十兩一封。」那女人道：「這麼還得打開一封。」說著，又把銀封打開。稱畢，黛玉叫把封子上貼了紅簽，記明數目，明兒早上起來，同雪雁到稻香村去走一趟，和太奶奶說明：「這一百兩的兩封，給園子裡外自老太太屋裡起，至奶奶、姑娘、姨媽各房裡的姑娘們買花兒插的。六十兩的兩封，一封給各處老婆子們，一封給垂花門外小子的。那二十兩的兩封，一封給管廚子的柳嫂子，這一封給廚房裡眾人。還有二十兩一封，送到櫳翠庵去，敬菩薩面前的燈油。」黛玉在紅簽上寫了：「敬獻燈油」四個字。又道：「這十兩一封，給庵裡的小丫頭、婆子，叫雪雁一個去。再拿出三封來，放在書櫃上，我有用處。統共算算還乘多少？」那女人算了一算笑道：「只乘得四十兩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剛剛留明兒一天。這會兒停當了，也了結一件心事。」又向雪雁道：「你把這兩套皮棉衣襪包好，明兒櫳翠庵回來，同書櫃上一封銀子送到那大姑娘那裡去，說我的別敬，請那大姑娘留著，手頭便易些，別再送回來。」雪雁答應。這裡又取了一封交給翠樓說：「替你姑娘收拾著。」湘雲當面道謝。黛玉又叫雪雁，拿那一封去給紫鵲留著。又和湘雲說些閒話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王夫人與黛玉餞行，命鳳姐代陪。照樣兩席，也就擺在瀟湘館。除了妙玉、寶琴、香菱不來，仍邀集團中諸姊妹。鳳姐一先打發人傳賈母的話說：「黛玉病後須要靜養避風，不必過去請安辭行，起身時候與老太太見一面就是了。太太也是那麼樣說。」黛玉答應，來的人走了。

這裡到稻香村去的女人回來，把銀子逐一交代明白的話回了黛玉。停了一會，雪雁回來，也回明了櫳翠庵的話，又拿了銀封、衣包去送岫煙。飯後，李紈等先後到齊。岫煙見了黛玉，再三道謝。李紈也提及賞給丫頭、婆子們的銀子，已送過那邊去了。

坐至午後，鳳姐才到，見過眾人說：「史大妹妹同二姐姐來了，也沒顧得上過來瞧瞧你們。如今林妹妹要回家了，咱們也留不住他。第一個老太太心上有幾天不好過呢。明兒林妹妹走了，大家到老太太屋裡陪伴說個話兒，多住幾天。」說著，叫跟來的老婆子去把銀子放下，一面向黛玉道：「這二百兩銀子，是老太太給妹妹路上買果子吃的。這一百兩是太太送妹妹的程儀。還有八條金腿、十二匣子乾點心、建蓮、茶葉、桂園、醬菜，這些預備妹妹路上用的東西，已經發到外邊叫他們裝車子，省是送到這裡又要搬出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在這裡，除別的不算，一個月倒害十五天的病，不知花了舅母家多少銀子，還累得老太太、太太不夠嗎？這會兒又要拿了走。我笑劉姥姥是母蝗蟲，我不是也成了劉姥姥了。」探春道：「『攜蝗大嚼圖』裡面，現成有你，不用另費筆墨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黛玉又道：「蒙老太太、太太的賞賜，又不敢不領，叫我怎麼樣呢？」話未完，跟來的老婆子去，給黛玉磕頭謝賞。鳳姐道：「正是，我倒忘了，妹妹在這裡又不是客，怎麼要賞起他們來！剛才大嫂子打發人送過去，我就請了太太的示，按著他們月錢的分例，裡裡外外，一概腦兒散給他們。」說著，叫跟來的丫頭過去謝賞，一面就催擺席。

不多一會，媳婦子帶著老婆子們上來伺候停當。黛玉首席，各人依次坐定。鳳姐先與黛玉安了席，其餘丫頭們送酒，觥籌交錯。鳳姐在座想到寶玉之事，自己心裡也有些對不住黛玉。

今見黛玉一些聲色不露，若無其事，天良感發，越覺不安，坐著很不舒服，又不好起身就走，正在為難，見平兒進來道：「太太等著奶奶問話呢。」鳳姐便乘機走脫，向李紈、探春道：「你們大家勸林妹妹喝一杯，我去去就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自干你的，留平兒在這裡。」平兒巴不得在此和林姑娘敘話一番，聽見李紈留他，只是站著不動。鳳姐回頭道：「大奶奶叫你在這裡，別多灌酒回去發酒風。」說著，連忙去了。黛玉便拉平兒坐下，湘雲笑問道：「你幾多回兒在你們二奶奶跟前發過酒風？」平兒道：「聽他的話呢！」一面叫小丫頭遞過酒壺，與黛玉並各人面前斟了一杯。探春道：「咱們在這裡熱鬧了兩天，連你個影兒也不見。」平兒道：「前兒就聽得大奶奶同姑娘們派公分給林姑娘餞行，我倒很想來呢。一來不敢附分，二來也實在顧不上，不然我早趕了來瞧個熱鬧，趁著喝你們兩杯酒也好。」湘雲道：「前兒還有琴姑娘，連妙師父也來的，當真比前年那一晚咱們和二哥哥做生日還有興呢。」

「探春忙瞧了湘雲一眼，湘雲會意，便不言語。黛玉接口道：「二哥哥身子一定還沒大好，出不得門，所以沒過來。如他掙扎得起，肯不來湊個興嗎？我明兒起身，要去瞧瞧他。」平兒聽見湘雲提起寶玉，料定黛玉耳中決然聽不得這兩個字，不覺身上凜了一凜；及見黛玉神色怡如，反替寶玉圓釋，若心中一無芥蒂，竟出乎意料之外；又聽黛玉說到明兒要去瞧寶玉，更與鳳姐捏了一把汗，只是呆呆坐著出神。黛玉看見，反照杯過去道：「太太委你奶奶做主人陪客，你奶奶走了，你便是奶奶的替身，怎麼到這裡來發心事？別白熬著替你奶奶省酒。」正說著，雪雁來回柳嫂子說：「這會兒才出空了手，領著廚房裡的人都來磕頭謝賞。黛玉吩咐雪雁道：「你去對柳嫂子說，我在園子裡叨擾他們這幾年，這一點兒算不得什麼。叫他們打一壺酒喝，倒勞動他們。去罷。」

這裡眾人知道平兒量大，都要灌他，重又豁拳行令，比鳳姐在座時甚為高興。接著，又來了鴛鴦，平兒問道：「為什麼這會兒才來。」鴛鴦道：「我趁著老太太睡覺，脫滑兒到這裡給林姑娘謝賞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句話就該罰你。」說著，連忙讓座。眾人道：「罰他先吃三杯酒罷。」鴛鴦飲酒，和黛玉敘些閒話。想黛玉初來，在一個屋裡伴了幾時，後來搬進園中，也時常見面，今日分離，實出意外，未免依依。一時恐賈母叫喚，不敢久停，起身告辭。平兒道：「要走同走。」二人出席，又到紫鵲屋裡坐了一坐，出了瀟湘館，一路談論黛玉近來光景不提。

這裡席散後，一宵易過。次日天明，外邊一切預備停妥，伺候黛玉起程。

且說寶玉得了黛玉凶信，哭畢後醒過來，已打定主意，卻不知鳳姐設計瞞黛玉回生一事。有時追憶前情，還拉住襲人盤問林姑娘臨終光景。襲人只得將錯就錯，飾詞寬慰他道：「你頭裡講過，晴雯做了什麼花神，我不信，林姑娘是花朝日生，真是花神轉世的。那夜裡，人家都聽得花叢裡有鼓樂之聲，迎他去歸位了。」寶玉問道：「林姑娘提起我沒有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林姑娘既做了神仙，無論人家待他好待他不好，都就撩開了，還提起你什麼呢？」寶玉又問道：「我娶寶姑娘的事，林姑娘到底知道沒有呢？」襲人道：「那倒沒聽見說他知道不知道。就是知道，他也不管你們這些事情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將信將疑，不免傷心流淚。奈明知花謝水流，返魂無術，便把從前多愁多慮、如醉如癡的念頭，漸漸消去，於七情上，只纏住一個「哀」字，倒覺易於支持。又加以醫藥扶持，病體一日好似一日，便要往瀟湘館祭奠黛玉。襲人聽了，暗暗好笑，又十分著急，百般勸阻。幸虧賈母、王夫人都來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的病才好，別這麼著。就要到園子裡去逛逛，也等自己身子硬朗了再出去。你不聽話，我們都要生氣呢。」寶玉沒奈何，只得耐性挨著。

到了黛玉起身的一天，寶玉和襲人說：「叫老婆子去吩咐柳家的，明兒端整一桌供菜，開我的帳，這裡送錢去。」襲人道：

「錢不錢沒有什麼要緊，柳嫂子自然知道的。二爺到底吩咐明白，這桌供菜那裡使用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叫端整了，自然有個用處。」說著，又叫麝月研墨，自己取了一張紙，焚了一爐香，握管構思。抬起頭來，見襲人站著不動，寶玉催他道：

「你為什麼不依我的話吩咐去？」襲人只得慢慢走開。寶玉又叫住道：「就叫廚房裡買辦多買些銀錠、紙錢，同供菜一搭兒用的。」襲人明知寶玉的心事，走出房外，到別處去轉了一轉，來回寶玉說：「已經叫他們辦去了。」

這裡，寶玉提筆寫了幾句，叫他們都走開，思索一回，又寫。不多時，脫了稿，重取素箋一幅，端楷謄請，從頭至尾念了一遍擱開。取了底稿，來至寶釵屋裡，便遞與他看道：「我明兒要去祭林妹妹，做了一篇祭文，你瞧著有什麼不妥之處，替我斟酌些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做林妹妹的祭文很難著筆，不如不做的好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你的話一點也不錯，浮泛了，不是我祭林妹妹的話頭；黏滯了，又恐唐突，真難落筆。先前晴雯死了，我還做一篇祭文，林妹妹也見過的。難道林妹妹反不如晴雯？」寶玉一面說，寶釵自看他祭文，看完說道：「文章是好的，題目不大切貼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不見字字行行都是咱園子裡的點綴，我和林妹妹這幾年相聚的故事，還道不切題嗎？」寶釵止不住要笑，道：「我原說的不是文章的不切題目，是題目不切文章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別說這樣巧話，總不過是文章不好罷了。」寶釵才講出口，正在後悔，這幾句怕寶玉聽了動疑，誰知他並沒理會，向寶釵手中接過底稿，自去收拾。一夜無話，次日起來，便催買辦的東西，要往瀟湘館去。襲人再三勸阻不住，沒法兒去請鳳姐。

卻說上一天鳳姐等平兒瀟湘館回去，問起：「我走後林姑娘說什麼話沒有？」平兒答道：「我瞧林姑娘，竟脫體換了個樣兒，像把頭裡的事都擦開了。聽說明兒起身，要過來瞧寶二爺，這便怎麼呢。」鳳姐點點頭，半晌不語，才開口道：「這件事我卻料不到，如今只要挨過這半天，就可保無事了。」到了次日，鳳姐一早起來，先打發人來園子裡去探聽林姐姐起身信息。一面催外邊車轎人夫，趕著預備停妥。此時聽說襲人來請，想來為寶玉的事，趕忙過去。

這裡到瀟湘館，自黛玉以及丫頭、媳婦們同李媽的鋪蓋行李，並包裹箱籠忙亂發運。湘雲的隨身物件，搬在紫菱洲與岫煙同住。紫鵝亦掙扎起來，伺候黛玉，想起多年主婢相聚情分，只是離緒滿懷，又說不出所以不能一同回南的苦衷，柔腸寸斷，向黛玉跪下磕了四個頭，只說得姑娘「路上保重」四個字，早已淚隨聲下，咽住了說不出話來。湘雲在旁看了，也覺酸心。

接著李紈姊妹、岫煙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聯袂而來。黛玉移步出檻，剛至迴廊邊，只聽得一聲「姑娘回家了。」黛玉抬頭微笑道：「不是他叫喚這一聲，我竟忘了他。」忙叫了雪雁，把鸚哥架子移下，看食罐、水罐裡都添了沒有。雪雁道：「都已添得滿滿的了。」黛玉便命老婆子：「提去交給垂花門外的小子拿出去，叫他們提著，別掛在車上磕碰著。」一面迎著李紈這班人道：「又要勞動大嫂子同各位姊妹起了個早。」李紈道：「不是我趕緊催他們起來，再停一會兒，林妹妹倒已上車走了好幾里路了。」說著，見紫鵝已哭得眼紅聲咽，便道：「我瞧紫鵝這會兒不如跟著你姑娘走罷，別丟在這裡盡著傷心。」黛玉道：「正是我走了，剛剩他在這裡，單靠兩個老婆子伴著也怪孤冷。大嫂子就叫他搬了過去的好。」一面叫紫鵝避風不用出來。

此時黛玉款移細步，出了瀟湘館門，絕無留戀舊居之意。

簇擁著李宮裁姊妹、迎、探、湘、岫這幾個人，彼此說笑出了園門。一路上丫頭、老婆子們磕頭的絡繹不絕。黛玉與眾姊妹都往賈母處來。賈母見了，由不得一陣心酸，滴下淚來。黛玉趨步上前，抱住賈母的腿跪下磕頭。賈母一把拖住，淚眼模糊，對著黛玉端詳了一會，暗暗想道：如今我瞧林丫頭這模樣兒，不像是沒福壽的，我先前真是老糊塗了。賈母忍住了淚，說道：

「千丈的樹枝子落葉歸根，既然你孀娘接你回家，也了我一樁心事。留你多住幾天，白不中用。你這會兒走了，底下再想見你……」賈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聲，半晌沒有言語。黛玉此時，雖已將前事盡付東流，一無罣礙，然想起多年依傍，賈母從前疼愛光景，離情別緒，觸景交綫，禁不住珠淚瑩瑩，相感而滴。向賈母道：「外孫女兒蒙老太太養之恩，飲食藥餌，撫育扶持，無微不至，真是昊天罔極。如今這場大病回了過來，何以仰慰慈懷？外孫女兒回家，惟有在菩薩面前朝夕焚香禮拜，保佑老祖宗福壽康寧，長恬蔗境，享受滿門團聚之樂，勝似外孫女兒常依膝下。」說著，便倒在賈母懷裡，哽咽了一回。再說鳳姐趕到寶玉屋裡，正見寶玉換好衣服，手裡拿著一卷紙，要往園子裡去。寶釵同襲人兩個抵死相勸，只是不聽。

鳳姐一到，硬把寶玉拉住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聽著寶姊姊的話不錯。老太太同太太怎麼和你說話，你還是這樣。老太太知道是不依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不過為我病著不叫出門，如今我的病已大好了，叫我盡著住在屋子裡，只怕我的病倒還要發呢。你們這班人也太狠心了，林妹妹病的時候，不叫我去看看，如今他死了好幾個月，我要去燒一張紙也不叫去。你們不知道我有滿肚子的委曲，須得撫棺大哭一場，嘔出我的心來，就用我的眼淚把我的心洗乾淨了，放在林妹妹棺材裡，也算是結這件事了，好叫各人去乾各人的正經。我今兒到瀟湘館去了一趟，以後再去，憑你們剝我的腳也使得。」鳳姐們聽了寶玉說的又是瘋話，怕他舊病復發，正急得沒法兒；見平兒又喘吁吁地趕到，在鳳姐耳邊不敢提「林姑娘」三個字，恐被寶玉聽見，只說：「那一個已在老太太屋裡，怕就要過這裡來呢。」鳳姐不等平兒說完，忙和襲人道：「我把寶玉交給你們，我要去干我的事了。」一面回身就走，口中道：「好歹只爭這一刻兒工夫，撞破了可再沒虧羅了。」趕忙走進賈母院中。見王夫人已先在那裡，李紈等眾姊妹正送黛玉出來，賈母淚眼汪汪，一隻手搭住鴛鴦站在台基上，黛玉又回轉身去，辭了賈母，對王夫人道：「甥女要過舅母那邊去磕頭，還要到風姊姊屋裡去謝謝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在這裡見了面就算了。」鳳姐接口道：「妹妹竟聽太太的話就是了，給妹妹揀的好時辰起身，這會兒也不早了，我請太太的示下，派了一房家人媳婦，還同兩個老媽子路上伺候。僱了四輛大車，妹妹就坐我的轎車子，走長路套個四六擋也就使得。到王家營後換船，已打發前站先去預備停當的了。」

黛玉便與王夫人、鳳姐行禮道謝，心頭想起一事，斂攝感容，微露笑臉對王夫人道：「二哥哥有好幾個月沒見面，甥女也為病著才好沒有過去。聽說二哥哥的身子還不大好，咱們相聚多年，今兒回家，理該過去辭辭；連二哥哥同寶姊姊大喜的事，甥女兒也沒和他們道過喜，今兒打總兒去走了一趟，也算盡了我的禮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一時無言可答。鳳姐忙接口道：「我剛在寶兄弟屋裡來，他還睡著。寶妹妹也因感冒了，不能出來送你。妹妹也不用過去，我替妹妹說到就是了。」黛玉本心並非一定要見寶玉夫婦，今因鳳姐阻止，便應道：「既是這麼，鳳姊姊替我致意，別忘了。」鳳姐答應，心頭才定，同著李紈、紋、綺、湘、岫、迎、探、惜姊妹，一徑送黛玉至垂花門前。隨後，鴛鴦、平兒也趕了來。此時垂花門內站著奶奶、姑娘及丫頭、媳婦、老婆子們，黑鴉鴉擠了一大群。垂花門外一溜兒站的年輕小廝，候著磕頭謝賞。鳳姐到了垂花門，轉身就回。李紈等等黛玉上了車，各人灑淚而別。岫煙先回園去，李紈瞧出賈母心事，仍邀眾姊妹至賈母處熱鬧。

鳳姐先進賈母屋裡，見賈母閉著眼歪在炕上，一個小丫頭在身後捶背。王夫人站在旁邊，默默無言。停了一會，賈母歎口氣道：「你們頭裡說林丫頭和寶玉兩個人，彼此存些私念，他們的病都是為此，或者他們兩個從小在一堆兒玩慣的，分外親熱一點子，也是他們正經情分。你們瞧林丫頭今兒的光景，若講有什麼別的心跡，再別委曲了他。林丫頭果然有別的意思，如今知道寶玉娶了寶丫頭，他提起寶玉來，還是這個樣兒嗎？」

「鳳姐臉漲通紅，與王夫人面面相覷。鴛鴦笑道：「當真林姑娘比先前改了樣兒了，我瞧著他滿臉福氣，那都仗著老祖宗福庇呢。」賈母搖搖頭道：「那裡是我的福庇，剛才當著林丫頭，我不好提這句話，沒的惹他淌淚抹眼的。想我只有一個女兒，遠遠的嫁了，誰料他命苦，生了一個女孩兒，自己早就死了。」

我也為可憐他的娘，接了林丫頭來住了幾年。早知道是這樣，先前別去接他來倒也罷了。林丫頭今兒這一走，別再想見他的面了。」此時，王夫人與鳳姐俱看出賈母心事，坐立難安，不敢開口，然又不能不勸慰賈母幾句。鳳姐勉強陪笑道：「林妹妹的孀娘疼顧他，自然要替林妹妹訪定一門子好親事，為官作宦的，內外升轉不定。或者一兩年裡頭，林妹妹就進京來給老祖宗請安。那時候，老祖宗瞧見才歡喜呢。」賈母聽了點點頭，半晌才說道：「如今只要寶玉的病好，別的事都不用提了。」又向湘雲道：「你們今兒都在這裡吃飯，陪我抹個牌兒解解悶。」鳳姐見賈母顏色稍霽，搭趁著便吩咐：「姑娘們的飯都送到老太太屋裡來。」一時，王夫人、鳳姐伺候賈母用過飯，李紈、探春、湘雲陪賈母抹點子牌。李紈、李綺、迎春拉了琥珀一桌子打天九。賈母見王夫人、鳳

姐還站著，便說：「你們也該回去吃飯了。」於是，王夫人、鳳姐才退了出去。這裡，鴛鴦坐在賈母背後，與賈母洗牌，鬥了一轉莊，賈母手氣不好，揭不起大牌。鴛鴦因賈母今兒心上不樂，想法兒要叫賈母開開心。這一牌輪著賈母做莊，鴛鴦趁桌子上算帳的空兒，一手揸起牌來，疊了一副把牌，做個雀口攤在桌上。湊巧李紈坐在賈母對面，鴛鴦遞了個眼色。李紈開了牌，賈母第一張揸起，接連起了六張天牌。賈母便喜笑顏開道：「這副可要贏你們幾個錢了。」問：「文總、武總這兩張牌你們誰揭了，快放下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們都沒有揸呢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大奶奶發急也不中用，快搖將罷，再別搖個六出來就好。」李紈道：「我要瞧老祖宗補了牌再搖。」誰知賈母伸手第一張就補了文總，接著又補了一張文武總。賈母更樂的了不得。眾人睜著眼瞧李紈搖將，偏又搖了兩隻六。湘雲拍手道：「這可樂不得。」鴛鴦道：「這一牌是開足的了，算也不用算，得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副。老祖宗再抹一百年牌，也難得碰見這一副。」

「一面和素雲取笑道：「快給奶奶扛錢去，園子裡來回要跑得你腿酸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今兒偏偏鳳丫頭被他逃脫了，我知道他們沒有這許多現錢攔著，咱們散了場再記帳罷。」不說這裡賈母十分歡喜，要知鳳姐出去怎樣光景，下回分解。